

讓我們再一次熱血，可以嗎？

作者: 跑數Online

Powered by [紙言](#)

Chapter 1

屯門友愛村譚伯羽中學籃球場...

一行五名年過三十的中年男子，穿著稍微不合身的運動裝束，與另外五個看起來當打當紮的中學生進行一場友誼賽。

「校友隊而家仲落後緊八分呀，距離比賽仲有三分鐘，唔知道佢地可唔可以好似當年咁創造奇蹟呢？」體育老師梁Sir在一邊旁述，然而可笑的是，學生觀眾都一面倒支持現任校隊。

因著校慶的原因，譚伯羽中學邀請了當年的一隊籃球校隊來臨舉行了一場校友隊對現任校隊的籃球友誼賽。說到當年，大概已經是十七年前。

十七年前的熱血、汗水，到十七年後已變成五個中年男人的脂肪及血壓。而理所當然地，拳怕少壯，加上有主場之利，校友隊最後不敵現任校隊，以五分之差落敗。

「唉，真係不復當年勇喇，坐得Office多而家攝位都難。」比賽完後，大前鋒阿強說道。

「係啦，我想偷個矮仔個波，點知佢閃身仲快過我，我都湊一湊佢底，閃開左。」負責後衛的雄仔握拳說。

「係啫，Simon，做乜頭先喺籃底唔剷佢籃呀？Mark你個條友都唔係守得咁穩。」隊長，小前鋒洛哥問道。

「嘩你話呀？呢班後生仔當打架，陣間Guard落黎好瘀架嘛，你唔係諗住而家仲夠班中學生鬥下嘛。」中鋒Johnny說。

「我都係咁話，唉，以前就三分神射手，而家唔大針都算偷笑，就算搵到位起手都唔敢亂黎，射唔入蝕埋個籃板球就慘！」以往有屯門三井壽之稱的偉仔說。

「哈哈講呢啲，喂，快啲沖個涼，我地去食個Tea喇喂！」洛哥說。

他們五人，在全盛時期有屯門湘北之稱。那年還是男兒當入樽大熱的年代，沒有甚麼電玩或智能電話作娛樂，只有以籃球為伴的生涯，洛哥、強、雄、偉、Johnny一行五人，當年便是受到男兒當入樽的感召加入學校籃球隊。

那年的譚伯羽中學，時常以全港最佳的中文中學自居，然而在體育成績上，卻沒有甚麼豐功偉業可留下，籃球隊亦然，往往在首輪學界比賽中出局...直至他們五人的出現...把一切扭轉過來。在校際賽開始時無論是外校的中學生，甚至乎校內的同學以至老師，也不敢對他們寄予厚望...

「喂呢個傻仔入左籃球隊，以為自己真係流川楓咩？」同學取笑道。

「石家洛，啱喇，你校際賽都係打一場架啫，打完記住開始做Past Paper。」班主任說。

「大家都知籃球隊咩成績架啦，我唔祈望你地有咩收穫，準時出席學期尾就記一個優點。」甚至籃球隊負責老師李Sir也以放棄的態度對待球隊。

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他們五人竟以驚人的成績節節勝利，進入了屯門區校際賽的冠軍爭奪戰。學校內的所有人，開始時由不看好甚至輕視，慢慢地變成對他們五人引頸以待。據說隊長石家洛在當年為五人準備了地獄式的特訓，令他們在短時間突飛猛進，才可以突破所有障礙，晉身冠軍賽。

然而，就如湘北面對著海南的情景，在Final Play時兩隊也是逞長時間的拉鋸狀態，對方---屯門官立中學的技術比譚伯羽好，但說到一個專有名詞---運動員心理質素，譚中五子卻是無人能出其右。

「嘩!呢五條友係咪痴線架，打左大半場都仲跑得咁快既。」

「喂你睇下佢地幾個咩，對眼好似識噴火咁架。」

「嗰個前鋒唔錫身架喎，比人咁樣壓一壓斷骨都似。」

場內觀眾此起彼落的言論，足以說明五人像在進行括出去的比赛，甚至連屯官的隊員也為他們的舉動而吃驚。

「唔該...快啲打完...呢班人傻架!全場緊迫咬住人唔放!」

「唔得喇，再咁落去我真係捱唔住喇...」

「點解呢班人明明咁叻都可以咁有比賽節奏咁有火架。」

很累...很累...譚中五子很累...但疲累只會激起他們戰勝疲累的鬥志。我不好過，你也別想放鬆!譚中不要命的打法，迫得屯官五人幾近瘋狂。

然而，傳奇除了要用努力去成就，運氣是必不可少的一環...

...如果...他們五人可以創造傳奇...或許...五人的一生亦可以改寫...

只剩下一秒鐘，譚中落後一分，然而控球權卻在譚中手上，其中一員趕緊上籃...可惜...最關鍵的一球，射失了...

...鐘聲過後，一切回復平靜，只差一分之微而屈居亞軍的五人，抱頭痛哭。有時成功與失敗，只差一線，又或者...只差一球。

「嗚...點解唔入架?點解唔入架?」

「嗚...爭一分乍...」

「唔緊要啦...嗚...我地出年再黎過...嗚...」

「冇錯，出年一定要覆佢灼。」

「有仇不報非君子呀!出年大炒佢廿分呀!」

那年，是譚中籃球部最輝煌的一年---校際比賽亞軍已經是歷來最佳成績。那年，五個不服氣的小伙子記著那份不憤，誓要在來年的校際賽捲土重來。

XX

「哈哈，最尾我地都係二奶命。」邊談著當年的熱血，邊呷著那杯發發茶餐廳的奶茶，洛哥開始回想當年的種種。

「係啦，嗰陣仲實牙實齒講到話要覆人灼，點知第二年個個掛住會考唔歸隊。」阿強說。

「你仲好講?你第一個話唔玩架，話要讀好啲書第時過好啲生活。」Johnny在一旁搶白。

「我本身都想打多年架，係你地話唔參加，我一個人參加又冇乜意思。」另一邊，雄仔邊吃著奶油多邊說。

「唔緊要啦，都過左去，而家我地五個人咪幾好，十幾年後又聚番頭。」阿偉說。

「冇錯，今次如果唔係學校叫我地黎，我地五個都好難再見番，各位手足你地呢幾年生活點呀?」洛哥問。

原來他們五人已經有多年沒有聚頭，細訴之下，原來各人也有各人的生活。

強哥，那個大前鋒，現在是美資銀行的客戶經理，處理中小企客戶的融資借貸，據聞光是年尾花紅已經可以買一架寶馬。

Johnny，中鋒，放下了硬朗的籃底霸氣，乖乖地做了香港政府公務員，租住二手居屋。

雄仔，控球後衛，大學畢業後轉工無數，現在是電訊公司的商業客戶Sales。

偉仔，得分後衛，則在銀行任職Admin的工作。

而洛哥，在之前則是在廣告銷售行業打滾了好一段時間，最近卻把工作辭掉，另謀發展。

「喂各位手足，是咁的，下星期我生日，睇怕你地一定唔記得架啦，不如趣趣地同我搞個生日聚會，賀賀佢啦。」

眾人當然連聲叫好，於是交換了電話，以作聯繫。是夜，洛哥在Whatsapp和他們四人開了一個群組---熱血五子...

當年的熱血，仍然存在嗎...這是洛哥心中的一個疑問...

Chapter 2

曾經五個少年為著那份籃球夢，就算再累也堅持走自己的路，今天已是三十多歲的年紀，看著他們，洛哥忽然覺得，時間和社會的洗滌，可以將一個人的熱血燃燒殆盡。然而最殘酷的，並不是生存給你的壓力和消磨，而是一些人對自己生存於地球中的定位安然接受，世人謂之「認命」...

當你認命的時候，其實，你...已經死了。

有過熱血的衝動嗎？有過為某一件事而奮不顧身的激情嗎？那些夜裡，當想到一些激動人心的想法，往往會徹夜難眠。

仍然記得中三前的洛哥，體育絕對是弱項，而接觸籃球只是一段很短的時間，在體育課時老師都會叫學生繞著校舍跑五個圈，洛哥當然是包尾的份兒，甚至乎參加陸運會的千五米比賽，短短的三又四份三個圈的賽程，洛哥都可以落後別人一個圈。

這就是洛哥，一個典型的失敗者，至少在田徑場上。

直至有一天，洛哥忽發奇想，如果有一日，在陸運會中以冠軍姿態衝過終點，會是甚麼光境？光想到這點，他便徹夜難眠，恨不得在零晨三時換衫練跑。

有時夢想與幻想，分別在於做或不做，幸好洛哥當日真的興奮得失眠，才可以在早上六時半爬起床，來了人生第一次的練跑，第一次跑五個圈是十分鐘，慢慢地，時間開始加快，而洛哥對來日爭勝的決心亦越來越強。

「下，你又報千五米呀？唔係又想包艇下嘛？」

「喂唔該晒洛仔，有你喺度我今年一定唔使包尾！」

「反正都贏唔到求其報一百米跑完就算啦，做乜報千五米擺苦黎辛呀？」來到了報名參加陸運會項目的日子，面對住同學的揶揄及恥笑，洛哥只是笑而不語，亦沒有解釋太多，因為他知道，現在說甚麼也是無用，只是在陸運會中摘下金牌，才可證明自己做的一切，絕對正確。

洛哥加緊練習，注意營養攝取量，甚至堅持在八號風球翌日，滿街倒樹的情況下練習。更甚者，洛哥把每個青年男同學熱愛做的手部運動也停止，為求達到最佳狀態。

比賽前的最後一次練習，洛哥跑校舍五個圈的時間為七分三十秒，平了同級的紀錄。

「只係七分半鐘，有危機...到時要小心...」洛哥這時心想。

終於到了比賽日，面對著校隊、其他體育高材生，洛哥不免有點緊張，洛哥害怕，但他忍住了，因為害怕，只會激起他戰勝恐懼的決心...

...終於...開跑...

...洛哥不停調整呼吸頻率，及留意身邊對手的情況，無論如何辛苦，或有對手突然殺上，他都堅持跑在第二名，甚或當前面對手放慢至他的身後，他也立即放慢慢步，抓緊時間重整混亂的呼吸...

他要的...是一隻電兔...

「停啦，夠架喇，已經做出好好成績，出年再黎過啦！」

「你隻腳咁痛，不如抖一抖，慢啲黎啦。」

「你吸咁大啖氣，小心爆肺呀，不如算啦，唔好夾硬迫自己。」

千百個自己，千百個石家洛，不停在他腦內盤旋，洛哥很想放棄，但他沒有，他只有不斷地提醒自己兩個字...

堅持...

他用這兩個字，維持著自己的節奏，踏出左腳便想著「堅」字，踏出右腳便想著「持」字...他對自己說，如果這樣便放棄...那早兩個月的練跑便等如付諸東流...

...最後一百米，阿洛仍然處於第二位置，但原本為其他同學打氣的啦啦隊，再也叫不出來，因為阿洛一直步署的情節終於來臨，電兔的功用已經用完，他以短跑形式的缺氧運動衝向終點，原本恥笑他的人，再也笑不出，只有一些錯愕的表情...最後五十米，阿洛前面再沒有其他對手，只要再忍耐一會兒，再忍耐一會兒...夢想便會成真...

...這就是阿洛人生第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亦是他第一次田徑場上的冠軍，他，成為了誰人也想不到，第一個觸及終點的人。

自此，阿洛的心裡有一個永不磨滅的信念。

「要做出一些人們意想不到的成績，你的人生才有意思。」

這就是十多年前的洛哥...

...相比於現在的他，完全是判若兩人，那些鬥志、那些為爭勝而流露出的眼神，早已盪然無存。只留下為生存苟延殘喘的心態，以及為自己人到中年而毫無成就的嘆息。

大學畢業後，洛哥碾轉加入了廣告銷售員的行列，這是在整個商業界最殘酷的崗位，每月每日每小時也為自己的Sales Target而奔波。阿洛一開始時也能夠保持著熱血，但慢慢地，難關一關接一關，一關比一關難，開始覺得自己生不逢時，亦開始慨歎世態炎涼。雖然收入不錯，但錢，並不能為阿洛買到快樂。那些到數的快慰，絕對比不上當年跑到冠軍的激動。

「人到中年兩不堪，生不逢時死不甘。」成了洛哥的座右銘。

「洛哥生日快樂。」一句祝福，把洛哥帶回現實，熱血五子今天再次重逢，來到他的家，為他慶生。

「多謝各位，真係好開心可以再見番大家，亦都好開心可以同你地渡過呢一晚，特登留個正日比你地同我一齊Happy下。」洛哥說。

「哈哈兄弟唔使講呢啲嗰，真係好懷念當年一齊奮鬥既日子，估唔到十幾年後又可以再聚頭。」阿偉說。

「係囉，其實我有幾次都想約你，不過我又驚阻到你，所以都係打消左個念頭。」Johnny說。

「我都講聲唔好意思，呢幾年成日都OT，搞到冇時間同你Gather下，你知啦，生意要緊呀。」強說。

「哈哈，我見今日咁齊人，我咪又一齊贈下慶囉，生日快樂呀洛哥。」雄仔說。

「多謝，多謝晒大家！」洛仔愉快的說。

「拿我地男人老狗就冇準備到禮物比你，不過你有咩願望講出黎比大家聽下，我地一齊幫你實現佢啦。」阿強說。

「哈哈，好呀，我既願望係想幫你地實現願望。」洛哥說。

「講真架屌你。」阿偉輕輕拍打著洛哥的手臂。

「真架屌你。」洛哥輕輕一笑，然後從袋中拿出了四張紙。

從中學時代紀念冊中摘下的四張紙，裡面寫上四人的資料，心願等等。

「嘩乜你仲有Keep住架？」雄仔驚奇的說。

「哈我都有呀，當時搬屋都唔知掉唔掉好，唯有擺住喺度。」Johnny說。

四人拿過了屬於自己的紀念冊，慢慢端詳。

「哦我知喇，我地個個都有寫到友誼永固喺上面，你想我地友誼永固，OK冇問題。」阿強呵呵大笑。

「我當然想有友誼永固，但你地再睇詳細啲。」洛哥說道。

慢慢地四人再安靜地閱讀自己寫的紀念冊，開始若有所思。

「哈，原來我當年想做啲咁既野，不過冇機會啦。」阿強說。

「唉人大左都輪唔到我地發夢架喇。」Johnny說。

「冇計啦，生活要緊，唔好搞多野喇。」偉說。

「係啦...不過阿洛唔提，我都唔記得自己以前啲諗法咁瘋狂。」雄仔說。

「有幾瘋狂呀，睇下！」阿洛說。

他們四人，都有填寫到紀念冊中的一個欄目:我的夢想。

Chapter 3

你少年時代的夢想，仍然在夢中嗎？還是已經一步一腳印地把它帶到現實？抑或...那個夢已經發完？

我們在年少時，總想著自己成年後會如何如何，會怎樣成功，又或是怎樣過自己的理想的生活，但自投身社會後，那份熱情往往會被無情的被生存的壓力埋葬。開始時尚會對自己安慰說「下一年一定做」「下次一定要點點點」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連昔日想做甚麼也記不清楚，只記得的是大眾做的是甚麼，以及...別人...要我做甚麼...

我們大概...無私得把自己的夢想拋諸腦後，任由別人的期望和社會的標準佔據我們的思緒...

你的夢想是甚麼？你想做的是甚麼？然而今天的你，做的...又...是...甚...麼...？

有否留意到一個現象？很多人在工作後，和朋友傾談時，都會說「我細個嗰陣成日想XXX」「我以前都好想XXX」「我一直都好希望XXX」，他們對自己昔日的夢想侃侃而談，卻鮮有真的堅持著自己的路行上每一步。然而可笑的是，他們面不紅耳不熱地把自己少時的心願跟別人分享，彷彿像是談論別人的事情般輕鬆，這可是你的夢想啊！難道自己的夢想就是如此不值得受重視嗎？

你的夢想？又是甚麼？講談它時，有因為未能完成它而心情沉重嗎？不要讓生活把你的夢想沖走，抱緊它，因為它並不屬於任何人，它，只是屬於你，只對你的生命有意義。

阿強的夢想是開一間聘請釋囚的茶餐廳。

阿偉的夢想是將自己的音樂作品帶到台灣發佈

Johnny的夢想是和陳綺雲結婚

雄仔的夢想是開設一間遊戲開發公司

「我想幫你地實現番以前既夢想。」洛哥開宗明義的說。

「喂大佬，開間咁既茶餐廳ROI好低喎。」精於計算的阿強已率先開腔。

「強，有時有啲野，唔係淨係計回報率架，你記唔記得當年點解你許下呢個願望？係因為當年隔離班肥仔佢老豆坐過監冇人請佢做野，結果肥仔成日午飯都冇錢食淨係狂飲水充飢，所以你立志開間咁既茶餐廳，幫助啲決心改過既人，你個份熱血去左邊？」洛哥說。

「仲有你，雄仔，你細細個就鍾意打機，比班主任話你打機冇出頭，讀大學都讀唔到，所以你當年雖然放學即刻番屋企打機，但總會打到六點鐘，之後乖乖地即刻收機溫書溫到十二點，你呢個方法令你成功咁入到大學讀Computer

Science。中學畢業嗰時你仲話要開間遊戲開發公司，威比啲老師睇，你，今日份熱血去左邊？」

「阿偉，你除左打籃球一直有玩音樂，嗰時人仔細細就已經作曲作詞連編曲都玩埋，另到喺作曲比賽入面擺埋獎，你話過要用音樂去激勵左鬥志既人，你又講過如果連呢個夢想捉唔緊，就等如辜負左自己興趣。你去左台灣未？搵左你要搵既主音未？你既夢想仲喺唔喺度？」

「最後，Johnny，上次你話你一直以黎都冇拍過拖，其實唔係你揀唔啱對象，而係你既對象只有一個，就係陳綺雲，雖然當日佢比人追左，但你冇反抗，任由佢喺你生命中消失。記唔記得，為左令佢開心，你有一次買左三百六十五粒藥丸膠囊，逐粒拆開倒晒啲藥粉出黎，再寫左三百六十五張字條擺

入去，比佢每日開一張，你記唔記得點解要咁做？記唔記得？」洛哥一口氣說完，便停止了，靜靜地喝著啤酒。

突然屋內一片寂靜，五個人陷入了沉重的思考...當年的夢想，為何離我那樣遠？當年的夢想，又是否仍然在我血液中流動？如果我可以重過這十多年的時光，我又會否把握時間，把未完的夢想完成？

究竟，我們人生中，有幾多次，我們忘記了自己，想做的某一件事？

「我明白我地當年好熱血，但已經過左去架喇，番唔到轉到架喇洛哥。」阿偉無奈的說。

「你估我地仲係十八廿二咩？你唔行個社會都要迫你行架。」強哥看著自己的紀念冊，輕聲的說。

「我認我係忘記唔到佢，但咁又點？如果再搵番佢比佢當我係怪人咁點算？」Johnny笑著說。

「咪係囉，既然你地都咁諗，我更加冇資格講理想啦。」雄仔說。

「呢層我明白，如果你地覺得可以放棄自己當日許下既理想，繼續過你地既生活，Go Ahead，但千祈唔好到老左先黎後悔。我既生日願望，係幫你地達成以往既夢想，係真心想...」洛哥說。

就這樣，生日派對便靜靜地完結...

洛哥一個人呆在家中，仍然回想著當年的種種，仍然盤算著，自己尚有多少時間去完成這個任務...

仍然記得，那年中四開學，熱血五子加入了籃球部，由於當年負責老師對校際賽不表厚望，因此所有練習及恆常活動也是敷衍了事。而不知那來的力量，洛哥覺得總需要在校際賽幹點成績，因此便自任為球隊的教練，負責訓練五人，包括他自己，為未來比賽作準備。

然而洛哥有著一種別人沒有的說服力及魄力，其他四人對他也是馬首是瞻，一些看似變態的練習他們也欣然接受。例如他們五人每次練習時，也會在腳上縛上腳鉛。如果有試過的朋友便會知道，縛上腳鉛跑步，只要跑二百米便會心力交瘁，更何況是一節兩小時的練習？

除了恆常練習之外，洛哥不停在圖書館鑽研籃球訓練的技巧，且自創出很多瘋狂的點子去激勵隊友。如果要說屯門湘北創出了傳奇，倒不如說五子的堅持與洛哥的領導力令他們可以突圍而出。

在週末時，洛哥仍然堅持每日集訓，但去的不是籃球場，而是拳館！除了雄仔外，他安排包括自己的四人，分成兩組，二人對角站著打沙包，對方打來沙包，另一人便要把沙包擊回去。這是再正常不過的拳擊練習，但洛哥當然不會就此罷休，他要各人雙手縛上三磅的鉛塊，使每一拳擊出更艱難。不要以為拳擊只要手部運動，一次直拳可是由小腿帶動大腿，到腰際以致手臂的連續運動，是全身的鍛練。

洛哥要求成員跟拳館的鐘去打，即打三分鐘，休息一分鐘，再打三分鐘，如此類推。正常拳手訓練大概以六Round為一組，而他們四人，打的是十二Round！

他們就是如此瘋狂，如此不要命。

「痴撻線架，我唔撻打呀，好撻劫呀。」阿強在第一次練習，打了三Round便說。

「屌你老母，我要贏波，唔係做Rocky呀!我就唔撚信你打到!」Johnny說。

「抖陣先抖陣先。」阿偉這時也放棄了。

然而，這時洛哥說了一句說話。

「究竟係真係唔得?定係自己覺得自己唔得?有邊個話你知唔可以打足十二Round?冇!有邊個話你知自己唔得?冇!放棄從來都係因為自己比自己既藉口，而唔係人地比你既外在因素。好!你要相信係做到咁嘛，我做比你睇!」說完，洛哥竟然把手上的鉛塊加到五磅，開始第四Round。

另外三人只有靜靜地看著他的一舉一動，開始時洛哥目光如炬的看著沙包，但到第八Round開始洛哥開始閉上眼打，因為他很想看鐘，祈望地獄般的三分鐘可以快點完結，但他知道如果一看鐘，自己的信心便會崩潰，所以他閉著眼不停打，回想當年的方法。

出左拳，想著「堅」字。

出右拳，想著「持」字。

如事者經過一段時間，他沒有刻意數著多少回，或者說，他專注得連數也不數了，當他感到自己真的累到不行，在鐘響後便倒在地上，不停喘氣。

「幾.....幾多....Round?」洛哥喘著氣回三子。

「十六...」阿強一面慚愧的說。

「我唔會話自己唔得，直至到，我試到得為止!」這是當日洛哥最後一句說話。

自此之後，其餘四人再沒有質疑洛哥的訓練內容，因為他們知道，洛哥要做的，是要把五人推向真正的極限，而不是推向自己給自己的極限，只有這樣，他們才有進步，要做一些連自己也不能相信的事情，才可以令自己成長。

洛哥在想，他們是否已忘記當年的熱血?是否又再次被自己設的限制縛死?

而我們，回想一下，是否有很多次，被自己加諸於自己的所謂困難所謂的不可能，而停滯不前?

想一想，今日的自己，和一年前的自己相比，有進步嗎?許下的願望有達成嗎?還是因為一句簡單的「好難」，而把自己困在自設的Comfort Zone?

Comfort Zone，一個人生的舒適區，其實是自己給自己的監獄...

最可悲的並不是，把自己困在監獄裡，而家當困在監獄時，仍然覺得自己、很、安、全...Comfort Zone，才是人生最大的陷阱。

「冇時間喇，如果佢地個心唔醒，再冇時間架喇。」洛哥在家中抽著煙，給自己說的一句說話，現在的他，真的希望可以再一次，幫他們達成願望。

可...以...嗎...

第二個星期，洛哥相約其餘四位兄弟，再一次跟譚中的校隊作友誼賽，今次來的是一場Side Bet，只是簡單地在友愛村的籃球場作賽。

「喂洛哥，乜咁好興致黎多場呀？」阿強說。

「唉原本我都唔諗住黎，不過見係洛哥你吹雞，咁梗係黎啦！」Johnny說。

「反正冇乜野做，咪黎玩下囉。」阿偉說。

「本身都唔知黎唔黎好，但你地都黎，我當然到啦。」雄仔說。

「哈哈，估唔到齊人喎！冇呀，我今次想覆佢地灼。」洛哥說。雖然他語帶輕鬆，但從眼神看來，他不似是鬧著玩的。

「喂，咪玩啦，呢班友仔咁當打，大家玩下算數。」阿強邊摸著他的肚腩邊說，像是告訴自己，最光輝的時間已經過去，現在...已經是年青一輩的天下。

「好呀，睇下陣間咩環境先囉。」洛哥笑著說。

由於是五人對五人的比賽，需要跳波決定控球權。

「喂我黎吖。」洛哥對著原本負責跳波的中鋒Johnny說。

「下，哦！」Johnny說。理論上如果要跳波，理應由中鋒負責，因為中鋒在全隊人中最高，最有把握跳到最高拍波。但Johnny以為洛哥想過一鋪跳波癮，才把開球的大權交給他。

Chapter 4

「嘿!」跳波時間到了，洛哥出乎意料地跳起，時機可說是拿得分秒不差，縱然遇上對方的中鋒，也沒有半分退讓，結果因為完美的Timing，控球權落在譚中老鬼手上。

「比我!」洛哥對著控球後衛阿偉說，阿偉便立即將球交到隊長手上，是一記兩分球。

「呢度!」

「阿強，剷籃!」

「回防!唔好比佢地入籃底。」

「Johnny，搶位!」

「雄仔，三分!」

洛哥再次打出當年那不要命的打法，一有機會便制造入球機會，不理對手的身型，不理防守是如何嚴密，以全攻型的姿態殺入得分區。為求得分，甚至做出一些看似危險的動作，外人看來完全不像是三十三歲的業餘籃球員會做的動作。

此外，他再次發揮指揮若定的本領，其餘四子由原本只是鬧著玩的心態，慢慢開始配合洛哥的節奏，任何洛哥安排他們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方針。再慢慢地，他們眼中再次流露出那份要推倒一切的殺氣...

...彷彿....回到...十七年前...那一段...義無反顧的時光...

「喂，呢班老鬼同上次打個場唔同晒既?」

「痴孖筋架，索晒氣都咬住我地唔放。」

「喂我地唔好比佢地大到，慢慢打，回一回氣。」

現任校隊被老鬼嚇怕了!原本已十分疲累的老鬼，仍然採取緊迫盯人的戰略，校隊以為放慢打可以回氣，但卻不知道這只是給老鬼休息的機會。你累...我更累...但除了體力，我們還有無限的鬥志!

當校隊知道放慢打只會讓老鬼佔便宜，便決定以速度取回主導權，我們當打，體力是我們的最大武器。

雙方也以全攻型的姿態對戰，你來一球，我反攻一球，我累，也不會讓你好過!

因為...他們五人開始記起那句說話，十七年前對戰屯官的說話...

「很累...很累...但累只會激發起我們戰勝疲累的決心!」

「Johnny，呢度!」洛哥大叫一聲，Johnny立即傳球給在三分區的隊長。

仍然落後兩分...

...要有一記三分球...

洛哥輕輕將球射出...

「呢球，用黎喚醒你班仆街...」

「啱!」籃球應聲進了籃框，最後老鬼以一分之差，贏了現任校隊!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師兄，你地個日係讓賽架?」比賽後，校隊的隊長問道。

「哈哈!唔係，而係，當有啲野如果唔做，你會有所遺憾既時候，就會不顧一切咁去做。覆你地灼，係我好想做既事...」洛哥輕輕的說。

「好!我地都會加緊練習...希望有機會可以再贏番你地...」

「好呀，拭目以待。」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估唔到我地都寶刀未老...」校隊離開後，五人躺在球場上，阿偉輕輕的說。

「記唔記得當年，我地就係要做一啲，連我地自己都唔相信既事。」洛哥說。

「記得...當日好多老師學生都唔睇好我地，甚至笑尻我地，但我地乜都唔理，淨係向前衝，真係好響往當日既成績...」雄仔說。

「其實洛哥，你做咁多野，係咪想話比我地知，冇野係冇可能，唔好Set個Limit比自己。」阿強問。

「冇錯，你覺得自己唔可以達成到既夢想，根本就係自己比自己既藉口，究竟係藉口重要啲定夢想重要啲，大家都好清楚大家都好明白。好似今日咁，你以為自己打唔贏班中學雞，最後結果呢?我地咪又係成功左。點解，未試就話自己唔得?」

「生活唔同打波呀隊長大人，唔到我地話事架。」Johnny說。

「咁各位...我地既生命，又係咪我地可以話事?你就算無辦法去控制自己朝九晚六做啲乜，但放工後，又或者週末，我地又浪費左自己幾多生命?花費喺上網、電視機、同無聊朋友Social既時間，佔據左我地幾多生命?但有冇諗過其實你可以用呢啲時間做好多你一直好想做既野，你地究竟，明唔明?」

這時阿強一躍而起。

「洛哥，而家係究竟你明唔撚明呀!大家三十幾歲喇!玩唔起架喇，我年薪過百萬淨係出Bonus都夠我供成年樓呀!我仲同你玩啲咁既遊戲，你係咪Kai撚左呀!老架喇，冇架喇!有啲野過左去番唔到轉頭架

喇，你要做乜野我都支持你，但你唔好叫我做埋呢啲後生仔先做既野啦！」

「咁你究竟仲想唔想搞個間茶餐廳？」這時洛哥也一躍而起。

「我係好想呀！自從睇番紀念冊之後我每一日都有諗番，但點呀？冇機會做...」不等阿強說完，洛哥突然一拳打在阿強身上。

「屌你老母！你死撚左架喇！」洛哥出拳時激動地說。對，阿強大概已經死了，當他連自己的夢想也不再捍衛的時候...

「我冇呀！我做唔到架，中年喇我地。」阿強這時也回擊。

「你做到架，屌你！你唔撚做！你死撚左架喇。」

「我冇呀！屌你老母！」

「有呀！你、死、撚、左、喇！」

面對者二人的扭打，三子只是從旁觀察，沒有勸交，亦沒有幫任何一位...

因為這場境...十分熟悉...

當年，每當五子意見不合，他們便會扭打作一堆，往往洛哥會成為捱打的對象，因為他知道四人在訓練時面對住異乎常人的壓力，因此只會默默地承受一切，成為他們舒壓的對象。但當他們四人在訓練時給自己藉口想放棄時，他便會大打出手，用拳頭告訴他們，放棄，從來不是一個選擇，放棄，等如投降！

越打越痛，越打越心寒...原本只是汗水配合著拳頭揮動的聲音而掉在地上。慢慢地，混合著淚水揮洒在地。

拳頭，把理性驅走，淚水，把青春帶回來...回到那沒有任何現實考慮的心境，那個我們曾經熱血過的心境...

你...熱血過嗎？記得...那份感覺嗎？仍然記得，那些腎上腺素帶來的刺激嗎？

「你死撚左喇。」洛哥重覆這句說話，閉著眼淌著淚，拳頭無章法地擊出。

「唔係呀，我唔想架...屌你我唔想架。」阿強也忍不住淚水，揮拳迎擊洛哥。

「哇唔好打喇！」阿偉似是被這怪異的氛圍影響，終於忍不住大喊，抱著兩人，制止著二人滑稽而感性的行為。

其餘二人，也衝上前來，扭著大家哭泣...

...五個大男人...五個充滿汗臭的身軀，擁在一起...一起哭...面對著無情的社會，早上戴上一副外表堅強的面具。回到家中，因為不想親人擔心，便換了另一副“一切安好”的面具。面對住多年的壓抑，他們大概已很久沒有如此嚎哭了吧！足足整整哭了一個小時。

「我明呀，我明我冇做到，我好撚後悔呀。」

「對唔住呀...嗚...我浪費左好多時間。」

「屌你點解我咁撚蠢浪費時間。」

「我先最蠢呀年薪過百萬同你班仆街喺度喊...嗚...」

哭，把我們帶回最純粹的感性思維，再沒有庸俗的枷鎖；哭，因為我們知道，那份後悔那份不甘心一直都在心底，只要開啟那道心門，所有感覺便如同電影般一幕一幕地逞現眼前...哭...讓我們...從新活過來。

嬰兒有氣息，所以哭...五個大男人回憶起生命的價值，所以哭...

「其實點解你要咁做？」大哭大鬧過後，五子再次躺在球場上，阿強問。

「呢個係我而家既夢想，我時間有限，好想幫你地成就一啲野番黎。」洛哥說。

「你唔好話比我聽你有世紀絕症得番三個月命呀？」Johnny說。

Chapter 5

「痴線我咁勁點會死，但我知道有啲野倒數緊，你地完成晒你地既夢想之後，我就會坦白咁同你地講架喇。」

大家記唔記得，我地當年輸左比屯官，話到明要覆佢地灼，點知我地第二年因為種種原因而冇歸隊，呢件事我相信大家都好後悔，如果可以時光倒流去十七年前，比多次你揀，你會唔會歸隊？我諗一定會，因為我地都唔相信自己實力差過屯官。

但時間冇得番轉頭，你睇下，斬下眼我地已經中年喇，好彩既做得人老豆架喇，我地呢三十三年黎，有好多野我地想做，而又冇做，如果要你而家去Conclude自己三十三年黎既人生，你會點去總結？銀行界Top Sales？電訊界從業員？穩定公務員？定係安份守己男Admin？

我地Conclude唔到，因為我地都有比過Milestone自己，我地一直比藉口自己，屌你老味甚麼出年一定做，等我轉工一定會七七七，等我升職儲到錢就點點點，Bullshit啦，冇一樣野係為我地自己而戰，冇一樣野到我地死嗰日可以比親友擺出黎講，我地已經淪為社會既一粒螺絲，冇左你個世界繼續轉，但如果冇埋夢想，我地連為自己生存既意義都冇埋呀...

如果有一件事做左會後悔，打死都唔好做，然而如果有一件事唔做會有遺憾，就一定要做...人只可以活一次，無謂要以為留低啲咩憾事吖。」洛哥說。

四人不語...因為洛哥的言論觀點，切中了他們的心坎。看似每日為自己的事業奮鬥，為未來打算，卻完全沒有一件事，甚至一分鐘，是為自己而戰鬥，自己想要甚麼，大概已經忘記了...

「點呀？同唔同我一齊，搵番你地嗰份熱血，再傻多次，做一次你地一直都想做而擺低左既野？」洛哥再一次認真問。

「唉...見係你，阿隊長，真係怕撻左你，人到中年先話去追夢，真係柒到爆，好啦，做啦！殺佢老味一個片甲不留喇！」阿偉若有所思的看著天空說。

「死就死啦，追女仔啫，老子甚麼女也不怕。」Johnny也踏出他的一步。

「你老闆我對住啲客秒秒鐘幾十萬上落走黎同你賣奶茶菠蘿包...不過算啦，當我比你Convince到，起碼我借Loan啲息都平啲。」阿強一面不在乎的說。

「唉，你地個個都應承我冇理由唔跟啦！」雄仔也同意了。

他們五人，終於再一次，踏出那一步，停了十七年的一步...向著理想進發的一步...

洛哥立即拿出電話，在Whatsapp裡改了Group名---讓我們再一次熱血，可以嗎？

經過商議，四人決定由洛哥帶領，先後把四人的夢想實現，次序由抽籤決定：

- 第一是Johnny夢想:和陳綺雲結婚
- 第二是雄仔:開設一間遊戲開發公司
- 第三是阿偉:把音樂作品帶到台灣發佈

最後是阿強:開一間聘請釋囚的茶餐廳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喂，其實諗住點樣搵番陳綺雲?都咁多年冇見，冇晒佢Contact喇。」Johnny有日相約洛哥於Starbucks，相討作戰計劃。

「其實我又真係冇乜辦法，你知啦，當年佢又咁摺，同其他同學仔又唔熟，我都幫你問過其他舊生，真係冇同佢聯絡好多年喇。」洛哥說。

「咁好難搞啲，仲有呀，同你講呀，我今次係想見番佢了左我一個未完既心願架乍。如果佢而家變到好似港女咁，真係未必會追佢架。」

「得啦，長氣，起碼你見番佢，同佢Say個Hi，都無憾咩。喂不如咁啦，你記唔記得佢住邊呀，我地去步佢啦。」

「嘩大佬玩到咁大?你唔比人地搬左去第二區架?我淨係知佢以前住友愛村愛禮樓乍。」

「咁呀，我地一邊等佢，一邊再諗辦法搵佢Contact啦。」

「喂你傻撚左呀?你估黑社會咩嘍人地屋企樓下等人，仲有呀，如果真係撞到佢咁又點呀?當我地屋村痴漢乍，咪玩啦。」

「咁如果唔咁做你仲有乜野其他方法呀大哥?冇晒Contact要嘍七百萬人既城市搵一個人呀，你教下我喇。你等就仲有一線生機，唔等就呢世都見佢唔到，仲有啲，我會繼續幫你去收風，睇下搵唔搵到佢而家近況，雙線發展啦兄弟。」

「真係怕左你，而家似係你追女仔多過我追女仔，人到中年先做痴漢真係頂你唔順。」

「咁痴漢好多都係中年男人黎架啦!」

「拿，怕左你，總之等一個禮拜，等唔到就再諗辦法。」

「OK冇問題。」

有試過等待一個你忘不了的人嗎?等待讓我們了解到時間可以流逝得如此緩慢，等待可以在過程中，讓我們再次靜思兩人的關係，等待，是人際關係的沉澱。

別以為等待是一種消極的做法，如果只有兩個選擇，要麼等待要麼放棄，那麼等待看起來大概更加積極..

「如果呢個星期都見佢唔到，我就殺Q左你。」就在會面的第二晚，他們二人便來到友愛村愛禮樓下等待著陳綺雲，一個Johnny永遠忘不掉的人。洛哥有一種毀譽參半的特質，他的行動力很強，強得想做一件事便要立即去做，有人把這種性格解讀為衝動，又有人解讀為有幹勁。因為洛哥知道，人生只可以活一次，如果想到一個計劃，而沒有立即實行，他便會覺得是浪費時間，甚至...浪費生命。

如是者，兩人在友愛村愛禮樓下，足足等了六日，早上是只洛哥負責等待，待Johnny放工後便會加

入行列，直至晚上十二時才離開。其間兩人訴說著闊別以來的種種，六整晚，其間沒有冷場沒有Dead Air，只有兩人的笑聲，以及互相對大家經歷的嗟嘆。

當然，洛哥也沒有閒著，不停在Facebook拜託舊生找尋陳綺雲的資料。

第七晚...

「頂你個肺最後一晚喇，十二時前再唔出現我真係打鑊你呀。」Johnny邊抽著煙邊看錶，已經是晚上十時了，Johnny比洛哥更焦急，不是因為想早點到Deadline，而是...他不想能最後的希望也變成失望。

Johnny很少抽煙，但連續七日的消磨已叫他心力交瘁，唯有用煙草來提振精神。有時Johnny一邊抽煙一邊回想起十多年前，和陳綺雲的一段情，一段未開始的情...

Johnny當時有一個外校女朋友，但由於性格不合，已面臨分手的邊緣，直至有一天，中五班上來了一個插班女生，陳綺雲---Natalie，Johnny便被她吸引過來。

Natalie沉默寡言，但善解人意，雖然她和大部份的同學也不算熟絡，但卻特別和Johnny友好，時常一起上下課，一起溫習，一起吃飯，做著一些年少荳芽夢應該發生的事情...

Johnny絕不拖泥帶水，他知道自己已經對女朋友沒有感覺了，但由於正值準備會考的時間，分手只會讓女友做成極大的創傷，隨時會考成績也不能保住...

「你會唔會同你女友分手？」Natalie有日問Johnny。

「梗係會啦。」Johnny說，他沒有告訴Natalie他的Hidden Agenda---會考後的分手宣言，因為他覺得這是無關痛癢的資訊，所以只給予她一個簡單而認真的承諾。

發乎情，止乎禮，兩人互生情愫，但絕對沒有做出逾越理性的事情，直至有一天，會考前的一星期...

「你其實同你女友分左手未？」Natalie由於巨大的考試壓力，很想有一個人名正言順的在她身邊支持她，因此終於按捺不住，問了Johnny這個問題。

一個影響著兩人一生的問題...

Chapter 6

「未...」Johnny只是輕輕帶過一句，他以為一個簡單的回答不算甚麼，但女的聽起上來，卻覺得他吊兒郎當，根本是有心拖延時間享齊人之福，結果，Natalie一怒之下便離開Johnny的身邊，對他不瞅不睬，甚至...在不久之後接受男一個孩的追求，跟他一起拍拖了。

「其實嗰陣點解唔好好咁同佢解釋清楚呢?真係諗唔明。」Johnny把思緒從過往中抽離，問洛哥，但更似在問自己。

「你想知?」洛哥認真的問他。

「梗係想啦，諗極都唔明...」

「如果比你揀多次呢?」

「咁我一定會同佢講清講楚，我真係冇心拖佢!」

「好!你望下後面!」洛哥說完，Johnny便反射性地看後面，有一個身影在遠處走過來，她，正是陳綺雲!

一個足足等了七天的女人，終於出現...

一個足足等了十七年的女人，終於出現...

「喂!我好湊底喎，行到去都唔知講咩好，不如我地都係走啦。」面對著往日的戀人，Johnny有著說不清的尷尬，他很想再一次和陳綺雲聯繫上來，但又怕未可知的結局令他身陷險境。

「Johnny，其實你怕咩?」這時洛哥突然一本正經對看著Johnny。

「我唔知道...」

「你唔知...我話你知。其實咁多年黎，你一直都怕，一直怕當要去做某啲決定既時候，你會做錯決定。例如你當日好想追番陳綺雲，但你冇做到，表面上你係唔想拆散人地，但呢個只係藉口，因為你知道用呢個藉口就可以佔據到道德高地，冇人可以反對你，其實你係怕再追佢唔成功嗰種失敗!

到你出到黎社會工作，你選擇既職業同你以前既性格一啲都唔似!以前既你喺中場喺籃底，從來只有人驚你永遠冇你驚人，因為當年你係屯門學界最進取最唔錫身既中鋒。但你出黎做野之後，你冇選擇一個可以表現到你進取性格既行業，只係選擇喺政府做一個無所事事既公務員，你寧願接受每日番工做住同一樣既野，睇同一樣既文件，講同一翻說話，都唔願意走出呢個社會，因為你怕比人炒，怕失敗!你以為自己行出去自己既安全區就必死無疑!

早幾日你講過幾年前你儲左筆錢，諗住用黎買樓，但到臨買嗰一刻因為驚樓價跌，你連五萬蚊細訂都比人殺埋，因為你怕做錯決定怕失敗!嗰陣係2010年，你而家睇下啲仆街樓有冇跌過?你原本想買既單位又升幾多?你呢幾年交租又交左幾多?

Johnny，三十三歲，究竟有幾多次我地因為怕做錯決定，所以唔去下決定?又有幾多次因為唔下決定

而令我地停滯不前?你把握到自己幾多人生?又有幾多人生係你自己想過?冇!因為你只信奉一樣野,就係你既人生唔容許出錯,但你有冇諗過,一個唔出錯既人生,係平淡到過多一秒都冇意義。如果你真係覺得你人生承受唔到任何風險而寧願一世都咁悶一世都冇驚喜,咁你,已經死撻左喇!

」洛哥一口氣說完,低下頭深深地吸了一口煙。

「我明你講乜,你而家喺度尻UP實好聽架,如果任何野搏輸左咁點?一定贏架?如果知道個結果係輸咁做黎做乜?」Johnny開始動怒。

「係呀,做任何野都有機會失敗有機會輸架,但你唔可以將輸既機率無限放大再莫視成功既可能性,講就梗係好聽啦,講乍嘛,但只要你盡全力去做,就算唔成功咁又點?你過程中一定會令你有所得著,如果所有野做就成功,呢個世界就唔好玩架喇!

仲有,係有可能會面對失敗,但咁又點?會失去啲乜?如果你今日搵番喺後面行緊過黎既陳綺雲,佢話你痴線或者唔理你,你輸左乜?你乜都冇輸到,咁做乜唔搏?做乜唔做?唔好再比藉口自己啦。」洛哥說。

「你就當我面對唔到失敗啦!」Johnny拗不過洛哥。

「我話你知,每個人都要面對一次失敗,就係我地同自己身體既比賽,終有一日,我地既意志會敵唔過生老病死,終會迎接死亡,一定架啲!咁你明知失敗明知一定會死你點解唔放棄自己死撻左佢?

人人都怕死,但係人人都唔珍惜生命爭取有限既時候做最多既野,如果你真係唔再搵佢,我地又浪費左七日架喇!」

「我明...但...」

「Johnny...你唔明,但我明,其實有一件事令你變成咁。」

「咩事?」

「同屯官比賽最尾嗰一球,其實...真係唔係你既錯。」洛哥平靜地對著Johnny說。

原來當日對戰屯官的最後一球,是由Johnny操刀!而不幸地,射失了。

洛哥十七年來,沒有埋怨他,但同一時間,全隊人包括洛哥也沒有對他說關於射失這球的任何事情,因為大家都希望Johnny利用這一個契機,培養出Johnny的復仇心理,於中五時可以再戰屯官,殊不知卻成為他十七年來不敢為人生踏出新一步的障礙。

因為怕射失,所以連球也不射...

因為怕錯,所以連做也不做...

有試過這種經歷嗎?很想闖,但不敢闖;很想捉緊某些東西,但卻怕付出的收不到回報。為著這些情境,我們浪費了多少時間?錯過了多久應該要下決定的機會?

今天你可以無動於中,繼續覺得錯過了的東西無甚麼所謂,但到行將就木之際,你敢說,你、不、會、後、悔、嗎?

做了而後悔的機會較大，還是不做而後悔的機會較大？

Johnny聽到洛哥這樣說，好像突然解開了他的心結似的，不自覺的流下淚來。如果那一球可以射入，五人的人生便可以改寫，五人真的可以創造出傳奇，然而一直以來，他卻沒有將那次失誤變成復仇的動力，反而把這次失敗便成人生的污點，將自己應走的路毫不留情地封死。

我們又有多少次，因為失敗，而沒有再嘗試多次很想挑戰的東西？

那些失敗，如果沒有為你帶來日後的成功，便註定毫無意義，不要讓任何失敗，失去意義...失敗，也可以是一個褒義詞。

「Johnny，嗰球真係唔關你事，唔係你既錯！」洛哥拍拍他的肩膀說。

「隊長...我好對你地唔住呀！」Johnny邊哭邊說。

「我明白，如果比你有機會黎多次，你都係會幫我地，將嗰球射入去，係咪？」

Johnny不停的點頭。

「如果再有一次機會你都會揀射嗰球波，點解今次你選擇唔面對陳綺雲？勇敢啲，去爭取你想爭取既野。」洛哥說完，便站起來，準備離開。

他要離開這裡，讓Johnny獨自抉擇，是否要跨過這一步，重新奪回他一直都想擁有的東西。

Johnny的夢想:和陳綺雲結婚。

哭，再次再他帶到最感性的氛圍，讓他仍然記得，當日對陳綺雲做過的一切一切。當日讓她眼白白的走了，今天，要重新開始。

Johnny停住了哭，開始再次搜索陳綺雲的下落。這時她已進入了電梯大堂。他趕緊跑進去，在陳綺雲身後，默默地和她等待電梯。

被誤會也無所謂...

被罵變態也可以置之不理...

就算今日她對我不瞅不睬，也不後悔!

今天的我只想做一件事，我只想，知道你的近況。

你好嗎?陳綺雲...

「你呢幾年幾好嘛，Natalie。」電梯內只有他們二人，Johnny甫一進去便對她說。

「你係..」陳綺雲驚訝的轉頭看著這個哭得眼也腫了的男人。

看上去，陳綺雲好像消瘦了一點，少了一份心寧的平靜，多了一份憂鬱...

「我係Johnny呀，你幾好嘛？」

「Johnny?點解你喺度既。」陳綺雲問。

「其實我係特登黎搵你架，呢十幾年冇見，我好想你近況，好想你生活係點，所以我特登黎搵你，仲等左七日添，希望唔會打擾到你生活啦。」Johnny終於鼓起勇氣，說出那句等了十七年的說話。

陳綺雲驚訝得說不出話來，舊情人十多年沒見面，突然出現在你面，還說為你等了七天，大概任誰也覺得瘋狂吧。

正當綺雲覺得十分驚訝，而Johnny也緊張得說不出話來的時候，終於到了綺雲要去的樓層，電梯門徐徐打開。

「媽媽!」甫開門，一個小孩便衝到綺雲的懷裡，滿足地攬著她。

Chapter 7

Johnny立時錯愕了一下，不懂怎樣反應，既然已經有了小朋友，大概也已結婚了吧，又怎好意思再打擾？

「Johnny呀，你趕唔趕時間，如果你唔趕，介唔介意等我帶埋個女番屋企再講？」陳綺雲問。

Johnny微笑地點點頭，有家庭，有兒女，大概她這些年來的生活已很好，我應該放下心頭大石了吧。

或許，當日你好離開，對你百利而無一害。或許，我只是你人生中的一個小過客...

Johnny體貼地在愛禮樓下載了一輛的士，打算送兩母女上車後離開。雖然我的夢想是跟你結婚，但我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的益處，而是讓你受到如公主般的看待，看見今天的你，大概我的夢想...或者我一半的夢想已經實現了。

和你結婚，讓你成為最幸福的女人，讓我成為最幸福的男人。今日看見你成為最幸福的女人，便夠了...

「喂你做乜唔上車？我個衰女包已經好眼訓喇。」Natalie在這時叫著呆立在車傍邊的Johnny。

「會唔會唔係咁方便？」Johnny這樣問也不無道理，如果被綺雲的丈夫看見深夜時份有人送她的太太回家，想必大吃干醋吧。

「你而家再企喺度就真係唔方便喇。」

於是Johnny便跟她上了的士，原以為她在成家立室後，至少會住在私人屋苑或居屋，到最後的士卻停在屯門虹橋的單幢樓前。

「我而家喺上面住緊劏房，你等我十分鐘，我好快番落黎。」

等候的期間，Johnny不停猜想，是否他們仨遇到甚麼經濟困難？自己有甚麼可以幫忙？自己沒有買樓而儲的幾十萬，可否為他們仨解決燃眉之急？

「唔好意思。」綺雲的叫聲，喚醒了他，二人慢步到附近的公園，靜靜地交換對方的近況。

「真係唔好意思搞到你咁耐，我都好耐冇搵人傾偈喇。」綺雲首先開腔。

「唔緊要，等左你七日，終於等到你，OK既。係呢，你唔怕你先生...」

「佢？我同佢離左婚喇...」

兩人不語。

「OK啲唔使扮唔出聲啲。好多人都會估如果有個細路都仍然離婚，原因不外乎係衰爛賭衰女人衰吸毒是但一樣，不過我真係幾好彩，我前夫唔係是但一樣，而係三樣都中晒！」綺雲望著天慢慢的說...

「早幾年我啱啱生，仲係租緊大興花園住，我前夫仲係做緊萬二三蚊人工既文員仔，每個月都係緊緊夠交租開飯，佢諗住結左婚生理個女想搵多少少，又見到啲人講話每個月回報有60%，咪走去買啲啲乜鬼倫敦金囉，點知一兩個月就輸鬼晒。我諗住都算，叫佢收手唔好再賭，佢都唔知比鬼迷定點，借財仔比個女Agent再去買諗住番本，邊有咁易得世間財吖。」

我有日忍唔住帶埋個B走去個Agent公司去理論，咁就見到佢地兩個喺員工休息室鬼混。原來佢已經一早辭左份工職諗住學埋一份炒金，個女人又比晒迷藥佢食，完全失去理智，我一個女人仔帶住個B仲可以點？點知佢番到黎屋企之後，仲同我講話做女人就係要忍，男人出去搵錢逢場作戲好平常，我聽到真係痴左線，而家係佢比人迷，點解仲要講到好似好正常不過咁？

都算，為左個B我忍，佢唔捨得番屋企日日去經紀行，我忍；佢偷偷地賣晒我結婚啲金器炒金，我都忍。但佢帶埋個女人番屋企上埋床，我仲可以點忍？」說到這裡，綺雲開始抽泣。

Johnny很想把肩膀借給綺雲，原本這十七年來，這個肩膀應該是屬於綺雲的，但他沒有為她盡過男人的本份，雖然名不正言不順，但Johnny此刻，有說不出的難受...

如果...十七年前...可以不惜一切把你追回來，你會受到這種痛苦嗎？

「雲，慢慢黎，唔緊要，從頭黎過。」Johnny輕輕把綺雲的頭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這刻他再沒有因為要下這個決定而猶疑，因為他知道，自己的猶疑已叫她過了很多年的苦日子...

如果猶疑影響的只是自己，還好...如果你的猶疑，影響到自己最疼愛的人的終身幸福，你還敢浪費時間思前想後嗎？

綺雲被Johnny這一舉動軟化，把頭埋在他的肩膀大哭，大概她已受了很多委屈，大概她已被迫堅強起來很久了。然而，被迫的堅強，只是裝出來給世界看的面具...人...總是軟弱...人總需要在適當的時間，適當地軟弱...

「咁之後呢？」Johnny很想知道綺雲的近況。

「之後我就同佢分左居，而好正常個衰佬都已經將啲錢輸晒，而嗰個女人知道呢口水井已經挖完，梗係離開埋佢啦。」

「咁唔通你有諗過原諒佢？」

「點會冇？我唔係對佢有感情，而係唔想個女冇老豆，但有一樣野我真係接受唔到，就係佢輸晒所有野唔識醒，走去吸毒黎麻醉自己，我寧願我個女喺一個單親家庭長大，都唔想個女有一個癮君子老豆呀！所以我二話不說同佢離婚，唔比佢再接觸我個女。」

「明白...咁你...呢幾年點呀？」Johnny不忍再問，但終究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問了這個問題。

「呢幾年我咪搵份文員工做囉，日頭番工夜晚就住劏房。本身我份工又好得夜，咪將阿女比我爸爸媽媽照顧住先，到星期五晚咪接番佢番黎同我住，我成個星期冇見過個女喇，真係掛心死我。」

「唔怪得我等足你七日先見到你啦，原來你一星期只係番一次友愛村。」

「係呀，咁你呢？你搵得我，即係未結婚啦。」綺雲就是一貫的冷雪聰明。

「係呀，我而家都仲係單身，做緊公務員。」

「你唔似咁冇鬥志做公務員架喎，喺我心目中應該係為事業搏殺得好西利既人」綺雲笑著說。

「哈哈！冇錯，而家既我真係一啲都唔似以前既我，記唔記得邊個石家洛？嗰個籃球隊隊長呀，認真起上黎對眼識噴火嗰個呢，佢都話我個人唔同晒，冇左以前嗰團火...」

「係...生活艱難，好難好似以前咁想做乜就做乜。」

「以前我都覺得係，而家我覺得唔係喇。」Johnny突然一本正經地說。

「點解呀？」

「係石家洛，搵番我嗰份熱血番黎。而你，令我搵到我既目標！」

Chapter 8

第二日，Johnny四出找尋全屯門區可以乎合預算範圍的樓盤，因為以往有過睇樓的經驗，他可以迅速知道該樓宇是否合適。

「陳生，你又係公務員又冇個人貸款，三百萬內既樓做九成按實冇問題，你間屋係幾多人住架？」地產經紀問Johnny。

「兩個人...又或者...三個人...」Johnny回答，這時電話突然響起，是洛哥。

「喂衰仔，尋晚我走左之後成晚冇搵我，冇冇搵到佢呀？定係又縮沙呀？」洛哥揶揄道。

「我搵左佢，不過唔講住，我有啲好重要既野搞緊。補多句，呢十七年黎我自己欠自己既一個交代，我會用好短時間去討回番黎。」

回想經過了的一生，你做過甚麼？有甚麼事是做完後令你一世難忘？有甚麼目標已經達到？如果要你用五分鐘簡單地說說自己這些年值得驕傲的事情，有信心可以說出嗎？還是活過幾十年，連五分鐘值得驕傲的事情也無法跟別人分享？那麼？你活著又為甚麼？而你和死亡之間的距離，還剩下甚麼？

有人說人的一生大概只有三萬日，頭七千日在學習階段尾七千日進入等死階段，大概可以完全支配到的時日，只有萬五日，時間每流走一秒代表著與死亡越接近，那些一去不復返的時間為你帶來甚麼？為你成就甚麼？

不要以為活過就不枉過，活過...可以是白活！

洛哥聽到Johnny的電話，放下了心頭大石，他知道Johnny正在朝自己的目標進發，於是便找另一位兄弟---雄仔，和他一起達成另一個夢想。

雄仔的夢想：開一個遊戲開發公司

「喂洛哥，我諗過度過真係搞唔掂喎，啲遊戲一個R&D都使幾百萬，我得啲十幾廿萬儲蓄連開發費都唔夠，點搞一間遊戲開發公司？就算搵阿強借錢佢啲息口咁低守業都守唔住啦。」雄仔在他的家中，面對著自己的mac book，PS4，向洛哥投訴。

「咁呢層我都知，冇冇啲On99遊戲唔使咁多人力物力架，你又唔使一開波就整隻GTA既。」洛哥說。

「呀隊長大人，你啲理論雖然講出黎好動聽，但遊戲機係一個虛擬世界黎架，冇番咁上下Visual你估會吸引到啲人去玩咩？你知唔知咩叫Visual呀？視覺刺激呀，你估而家啲人仲係玩仙劍奇俠傳扮下李逍遙個個年代咩？」

「呢層我明，Cost係好大，要投入好多資源，大家再諗諗。」二人不停在斗室內苦苦思量，卻不得要領，又因為喝了酒的關係，二人便不自覺的在沉思中睡去。

晝日起床，由於雄仔要先行上班，於是便留下洛哥一個。他一看手錶，發現已經是早上十時，恨不得立即離開他家吃個豐富的早餐。由於雄仔仍住在一些舊式唐樓，仍然使用舊式的鐵閘門鎖，因此當洛

哥打開大門準備開鐵閘時，便暗叫不妙。

「仆街喇，條PK冇留鎖匙比我!點開門呀?」

正當他想打給雄仔詢問時，更發覺手機因一整晚沒有充電而變成磚頭，於是他便在家中四處找尋充電器...

...找到了...可惜...洛哥這時才記起，他用的是iPhone，而雄仔則是用Android手機...

這簡直是石家洛連環不幸事件!

「唔係要喺度成日等條PK番黎下嘛?」洛哥心想。

他有一個習慣，就是每天必須到茶餐廳享用早餐，再大口大口地喝一整杯熱咖啡才過新的一天。如果當日不能吃全份早餐，洛哥一整天便會暴跳如雷。

時間是十時十五分，距離茶餐廳停止供應早餐的時間尚有四十五分鐘，洛哥不得不翻箱倒籠找尋雄仔的後備鎖匙，希望可以在十一時前趕上最美味的早晨。

「死仆街，啲野咁搵亂，又打唔到你，究竟擺左喺邊呀?」洛哥一邊咒罵，一邊找尋屋內的每一角落。

慢慢地，連暴躁的力量也因為沒有早餐補給而平靜下來，洛哥開始思索雄仔的一般生活習慣，再估計他將鎖匙放在何處。

雄仔是一個很需要安全感的人，他一定會將自己最重要的東西放在身邊...
...如果突然遇到火警，那麼需要安全感的雄仔會把鎖匙放在那裡讓他逃出生天?

...開始跟雄仔的心意慢慢接通，洛哥步到睡房中，看著床頭櫃...櫃的手把帶點塵埃，似是有一段時間沒有被打開過...

...十五分鐘後，洛哥正在享受著五香肉丁麵及熱咖啡，他問茶餐廳借了一個電話。

「喂雄仔!你條粉腸鎖埋度門我開唔到，不過比我搵到你條後備鎖匙，亦都比我諗到條橋幫你搞間遊戲開發公司喇。」

是夜，他們二人再次聚首在雄仔的家，洛哥開始解釋他的作戰計劃。

「遊戲係乜野?」洛哥首先開腔。

「遊戲咪就係比人玩，用黎放鬆心情同減壓既工具囉。」

「咁既然係咁，遊戲唔一定係Digital Format，係咪?大富翁係遊戲，波子棋都係遊戲，係咪?」

「係呀，你唔係叫我開發波子棋下嘛?」

「唔係，但如果我地整一個電子遊戲投入既Cost咁高，點解我地唔諗一啲唔係電子類既遊戲?」

「洛哥，而家咩年份呀？個個都用電腦個個都用手機個個都用PS4喇，點會有人仲玩大富翁呀？打麻雀都上網同人對戰啦。人地啲Developer個個都用Program寫Game架喇。」

「雄，你明唔明，你呢世人既弱點，就係太過跟人地既做法去行，人地做乜你就做乜。而家係多左好多電腦Game電子遊戲，你就想跟住一齊做，以為咁樣先Work，你有冇諗過如果唔跟人地個套去行，可能收獲會更大？」

再者，睇下我地既人生，三十三年喇，你轉過幾多份工？又點解要轉工？」

「人地話第二行好啲，佢地話一齊轉行咩嘛。」

「究竟有幾多野係你自己作主？究竟有幾多野係跟隨住自己既心意去行？就連今次呢個熱血大行動你都係見到其他兄弟參加你先參加。」

你同社會上一般既人根本冇分別。社會覺得潮個樣野就去跟風，社會覺得好個樣野就去做，社會覺得唔Work既野就連試都唔試。有幾次你係真真正正聽從自己既心意而行事？冇！因為你跟風！你覺得跟風就可以冇風險，但你有諗過，如果你一直都係跟隨人地既處事方式去做事，你永遠都只會落後於人，你既人生要行自己既道路先可以成功架！」洛哥激動地說。

「我知呀，但個社會多人咁做，跟住實冇死架，就算死，都有大把人跟住一齊，點解知道人地意見之後先行事？」

「好呀，我舉個例子，買股票十隻週街啲人話好既股票，九隻都輸死人，你信佢地？早幾年已經有人講過樓價好貴好多大跌三五七成，到而家我地咪又係望住啲仆街樓一日貴過一日！人地做你就做，唔通人地廢你又要跟佢廢咩？仲有你記唔記得，你點解當日唔歸隊？因為你見到我地四個唔再手波所以唔入番隊，唔通你唔後悔咩？」

你知唔知出面個班羊群係咩人？係一班連自己為乜生活都唔知既無主孤魂黎乍。你番工搭車望下佢地，雙目無神，好似死魚咁，因為呢個社會話佢地聽，佢地應該成為呢個社會既一粒螺絲，社會有既定既規則唔應該逾越，慢慢地比呢啲規則Train到連自己想要乜都唔知，跟隨大家追同一款手機、食同一類型既食物、過同一類型既生活、保持住同一種既意識型態，呢啲就係典型既香港人，人做我做冇蝕底，人唔做我做正傻仔。呢班香港人，死晒架喇，冇得救架喇！

你有冇諗過，成功既人係有別於世界上95%既人，你聽佢地講？你跟佢地同樣既諗法？你永遠唔會成功！如果你覺得跟隨別人意見而可以喺呢個社會保命，你，已經死撚左喇！」洛哥說完，大口大口地喝下啤酒。

多少次我們想跨出人生的一大步，腦內便出現了一種聲音，告訴你的行為有異於別人，應該規行矩步而埋沒了當初的理想？多少次我們怕成為社會的異類而甘心成為羊群的一份子？多少次我們想挑戰社會定律而又怕成為小眾，所以寧願抱著夢想自慰而不付諸行動？

別人說你先等雙糧Bonus才辭工，浪費了多少不愉快的光陰？
別人說你應該讀一些「搵到食」的學位，放棄了多少大學時的快樂時光？
別人說創業很難，消磨了你多少雄心壯志？

別人說、別人說，多少次我們聽了別人說，而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完全封殺？別人說的不需要負任何後

果，而自己浪費掉的光陰卻不停虛耗你的生命。

別人說...難道「別人說」，真的重要過「我想」嗎？

你的意志，又有被「別人說」所消磨嗎？

Chapter 9

「咁你條絕世好橋又係乜呀洛哥。」雄仔開始被講服，想聽聽洛哥的意見。

「我今朝就係困喺你屋企，想搵你條鎖匙搵唔到，發晒脾氣，到後來我喺茶餐廳一路食野一路諗，如果可以將呢種逃出密室既遊戲發展，唔好局限喺網上或電腦既世界，而係將佢變做實境場所，咁應該會好玩好多。」洛哥解釋說。

「咁邊度有地方比你佈置呀？唔係用個層唐樓下嘛。」

「求其工廠大廈咪得囉，一來平租，唔需要數百萬既研發開支，如果一個唔好彩捱唔住，可以偷雞租比人頂住先，起碼唔會輸死。」

「咁又係，但有冇人玩架，始終香港未有做過。」

「未有人做過咪由我地做囉，譚中當年都冇人入到總決賽咪又係我地入到。」

「但我驚冇人玩，始終係一門生意。」

「其實唔好淨係睇佢係一門生意，呢個係一個再教育既工具。你睇下而家既人，平時最大既娛樂就係對住部電話打Candy Crush，P&D，將所有空閒既時間投放喺一啲虛疑既野上面，玩Candy Crush叻有人工加咩？過左關會同身邊既人關係好啲咩？我地呢個計劃首先就係要將呢班人既Focus，由一個五吋既屏幕帶番到現實既時空，唔好再浪費時間喺啲電腦程式上面，就算要玩都用現實既場境玩，如果呢單野掂左，幫到啲人唔再做低頭族都好吖。」

「又好似幾有道理。」

「唔止添，你有冇發覺而家啲人同朋友食親飯都拿住部手機篤篤篤，完全無視其他朋友既存在，好似搭枱咁，咁要啲Friend黎做乜？又點解同佢地維繁住呢份雞肋咁樣既關係？」

呢個密室遊戲，就係要令到一班人，處喺一個密室之內，一齊去傾點解去搵線索一齊諗偈點樣克服每個難關去離開呢個房間，我要佢地做一樣野，就係溝通。我希望呢個遊戲可以帶比佢地既，係一個同朋友再一次溝通既機會！」

時代變了，仍記得我們跟朋友玩何濟公的日子嗎？仍記得學生時代到仙跡岩點一杯珍珠奶茶跟同學坐上個多小時聊天的日子嗎？

從前沒有那麼多數碼產品，我們尚有時間令自己的腦袋或心靈休息一下。現在科技發達，只要有一部手機在手，連僅餘讓自己人生沉澱的時間也乖乖地奉獻出來。

放工了，在回家的車程中打一回手提遊戲...

寂寞了，在Whatsapp的聯絡人清單中找一人談天說地...

悶了，打開蘋果動新聞看一看即時新聞...

我們害怕寂寞，所以用手機的不同資訊去充塞我們的腦袋...

我們害怕無事可幹，所以用手機佔據我們的時間...

我們被工作迫得透不過氣，所以打開遊戲讓自己抽離一下...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真正的，和自己的心靈交流？

我們自己想要甚麼？我們對生活有甚麼看法？

我們大概，已經被手機...訓練得讓我們對生活、對自己，冷酷無情，把自己和世界隔絕。

無情得...在手機屏幕打上大笑的Emoj的時候，面上卻找不到一絲笑容。

為何我們不能感受一下生活，感受一下真實的世界，感受一下自己內心的呼喚？為何不能先抬抬頭，在失意時感受一下天空的陽光？在快樂時展現一下笑容？

有多久沒有跟知心促膝長談？有多久沒有和自己詳談？又有多久，把心思放在現實不過的現實？

你不是真的快樂，你應該脫下你穿的保護色，對嗎？

可否嘗試找一天，關掉手機的網際網絡，真心聽聽自己的聲音，打一通電話聽聽朋友的聲音？

「我明你意思喇，呢條橋唔知Work唔Work，但喺香港真係冇人做過。」雄仔依然有所猶疑。

「雄仔，呢樣野喺香港冇人做過，但唔代表行唔通，唔一定要人地做左你先做。你諗下有邊個好似我當年咁變態去Train大家？冇！我係第一個，結果我地做左啲咩成績出黎？如果我地當日因為想好似其他人咁而懶懶閒閒出席訓練，你只會比學校記一個濕尻優點架！我唔會自己唔得，直至到，我試到得為止！」洛哥再次用當年的金句提醒自己和雄仔

「唉得啦，過去既野唔好再提，搞到我都有少少想喊，就試下啦。」

他們決定動身前，香港並沒有實地逃出密室的玩意，但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這次會為他們在日後帶來成功，更創出香港的一個風潮。

「屌你老味，我OT完八點收工，而家仲要同你喺度搬搬抬抬。」雄仔一邊工作一邊咒罵，他們在達成共識後立即租用觀塘一個工廈單位，著手準備逃出密室遊戲，雄仔便是每天下班會合洛哥到單位工作。

「唔使問候伯母下嘛？而家追夢呀你估打飛機咁易咩？」

「人老喇，我以前咁懶而家仲要一日做十幾個鐘，命都短幾年。」

「咁不如你放棄囉！至多出左既所有Cost我比番你。」洛哥挑釁說。

「你痴線！」

有人說過，這個世界沒有懶人，只有未找到目標的勤奮之人。如果你真的有一個夢想很想去追很想去試，你絕不會介意早起晚睡去完成那件事情。那個完成夢想的推動力，比世上任何一個早上叫你起床的鬧鐘更加有效。而那個夢想，更是你延緩衰老的最佳良藥。

衰老，是上天看見你侈奢得連夢想都不願意努力去實現，而把你的行動力慢慢收回。

看見過很多為夢想而忙得不可開交，但累得滿足的人。卻沒有看見一個無所事事，而精力充沛的人...

你有見過雙眼有神的喪屍嗎？

你今天累得...有價值嗎？

如果連累的價值也談不上咀邊，你，已經死撻左喇！

Chapter 10

隨後阿偉與阿婷開始籌備遠赴台灣的行程，而阿洛深知自己的時間在倒數中，因此馬上找來阿強完成他的夢想。

阿強的夢想:開一間聘請釋囚的茶餐廳

「喂洛哥，唔使你搵我，我呢啲Action派黎架嘛，我已經籌備緊茶餐廳既野，下個月開張。」阿洛致電阿強，馬上收到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於是洛哥便馬上到阿強位於南山村的茶餐廳鋪位，希望可以為兄弟盡一分力。

「喂隊長大人，到左呀？」強哥興奮地說。

「係呀，喂，正啱，鋪面裝修好晒，啲架生又齊晒，諗住點搞呀？」

「我地呢啲計ROI架嘛，如果我肯請，用最低工資請佢地，佢地都已經會仆到黎做啦，而家呢度啲租又咁貴，一定要好好控制成本，用啲平價食材先有賺頭，搵食艱難呀老友。」阿強邊愁眉苦臉邊說。

「咁你諗住點發展呢間茶記？」洛哥一臉不快的問。

「冇架，盡快搵多啲錢，領匯見到如果呢度好搵一定會加貴租，我地到時再諗辦法，總之一切呢，就以成本同利益行先，你知啦，做生意唔計呢啲計邊啲呀？如果真係捱唔住都有辦法，唯有執左佢當完成左自己一個心願啦。」

「咁呢班釋囚呢？」洛哥開始憤怒。

「喂我比左份工佢地重過新生已經好好啦，唔係要包生養死葬下嘛。」

「強!你知唔知自己做緊乜撚野呀？」洛哥怒咩。

「做生意啦，唔通開善堂咩？」

「如果個個都係咁做生意，仲邊使有我地去行呢個使命呀？你咁做生意同出面啲人有乜分別？而家個社會就係太多呢啲唯利是圖既人，所以先咁唔平衡呀！你知唔知自己做緊乜野呀？你係比機會佢去更生，而唔係因為佢地係釋囚就有議價條件比最低工資佢地呀，你係咪搞錯左呀！柒頭！」

「你都唔撚識做生意架。」阿強說完便憤怒得離開茶餐廳。

我們是否在社會打滾得太久，而忘記了我們追尋夢想的初衷？甚至乎，將追尋理想變成一種追求利益的途徑？有時目標一樣，但目的也會隨時間過去而有所不同。

如果任何東西也是用利益或回報去衡量成功與否，那李嘉誠很成功嗎？很值得別人仿效嗎？首富的成功，歸功於他剝削碼頭工人、歸功於壟斷行業以取得競爭優勢、歸功於政策傾斜、歸功於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經歷。為著首富的王座，有多少個家庭被剝削得只可租住劏房？又有多少員工被壓制得只能支取不乎合工作量的薪水？

筆者從不幫襯豐澤、百佳、屈臣氏、3網絡、沒有想過在港島置業，便是想利用自己微弱的一分力量，去抗衡大洪流中主流的成功價值觀...

如果成功是由踐踏別人剝削別人而得到，你真的成功嗎？抑或你只比別人更面厚心黑更懂玩社會的規則？

曾有高官叫年青人自問點解自己做唔到李嘉誠，年青人將這個問題交給物理界的權威曹宏威博士...

「博士博士，點解我做唔到李嘉誠？」

博士的回答，讓我有良久的反思...

「乜李嘉誠又做到你咩？」

你不需要模仿別人的成功模式，只需忠於自己，做最好的自己便可以了。

忠於自己，不是叫你忠於當時的自己，而是忠於最原始的自己，那個原點，才是自己的核心價值。

做最好的自己，便是成功...這種成功無從複製，無從抄襲，只有遵從自己最深的心意，才可成就自己獨一無二的成功...

你最原始的自己...在那裡？被社會吞嚥了嗎？

強哥在晚上苦苦思量，深思自己搞這間茶餐廳的用意...

當年那個釋囚的兒子肥仔，由於父親失業，家中沒有收入，只好在午膳時間不停喝水充飢。阿強由於生於中產世家，沒有家累，因此時常想請肥仔吃東西，但肥仔是一個很有骨氣的人，每一次也狠狠拒絕。

後來阿強想出一個辦法，他用廉價向外校購入不同類型的NBA籃球明星卡，再交由肥仔在學校高價轉售，把盈利分賬。

雖然平均每日只有二十元的收入，但阿強很開心，不是因為利潤問題，而是因為，肥仔每日可以有二十元吃午飯。

這是阿強第一次進行商業活動，亦是唯一一次，沒有以利益為考慮的商業活動...

「我點解要搞呢間茶餐廳？」阿強問自己...

第二天，阿強再次叫洛哥到南山村...

「洛哥，尋日唔好意思，我知你係想我好，我尋日諗左成晚，諗到一個方法，可以令達到雙贏既效果。」阿強謙卑的對洛哥說。

「係點？我好想聽下。」洛哥興奮的問。

「第一，我搞呢間茶餐廳既用意，係比釋囚一個機會，所以我唔會按最低工資去出糧，而係以市價去支薪，呢個係對釋囚人仕一份尊重。

第二，雖然對佢地有一份尊重，但由於佢地喺外界眼中會受盡白眼，所以我對佢地既要求，會比一般正常既人為高，如果接受唔到既，走！我咁做係要話比人聽釋囚人仕唔係烏合之眾，佢地就算做一間茶餐廳，都可以好專業，而且一定要專業，佢地先會受人尊重。

第三，只要一日唔蝕到番唔到身，我都會繼續Run呢間茶餐廳，如果有盈利既話，我會按每個人既進步同表現去分配股份，等佢地對呢間茶餐廳有真正歸屬感，比機會佢地改過自身，唔淨止係比一份工佢地咁簡單，而係要比佢地融入呢個社會，有一個可以晉升既階梯。

第四，如果佢地有乜絕世好橋可以發展另一門生意，就可以利用嗰筆股份去做創投資本，真真正正做自己既老闆，再Copy呢個模式去幫其他釋囚，呢個模式先至可以Long lasting，靠我一個人既力量唔可以做好多，但如果Copy多幾個我出黎，就可以將呢股力量用幾何級數擴大。

呢個茶餐廳個名我都諗好，就叫Take Two，因為我相信每個人，生命都有Take Two，只要佢地肯的話。」

如果我們在這個石屎森林，受到各種生活的壓迫而劃地自限，我們跟一個在名為「香港」的監獄服刑又有甚麼分別？如果我們可以抓緊那個夢想，過一次Take Two的生活，你會如何選擇？

生命有Take Two，可否再次回想起那個夢想，今天便切切實實地執行它？

洛哥聽完阿強的講解，如釋重負，因為他終於找到了茶餐廳的精粹，一個不劃地自限的經營模式。

洛哥正想開口說甚麼，卻慢慢地失去知覺，暈了下來...

Chapter 11 (完)

「石家洛，起身喇。」石家洛?誰是石家洛?

眼前的各人，又是誰?

洛哥醒後，只見有四男二女圍著病床，擔心的看著他。

「你地係邊個呀?我係邊呀?」洛哥問。

「我地係你班好兄弟呀隊長大人。」阿偉首先開腔。

「喂你係咪High大左，點解我地你都唔認得?」雄仔笑道。

「你係咪有啲講唔出口既原委?」阿強擔心地說。

「係囉，有咩問題唔怕講，講出黎等大家開心下吖。」Johnny說。

這時石家洛才真真正正回想起，他們四人是他籃球隊的兄弟，以及綺雲和阿婷。

「其實我有...老人痴呆症...」洛哥慢慢道出一字一句。

在場六人聽到這消息後久久不能言語，原來洛哥想做的，就是想在自已忘記一切之後，再次喚起四人的熱血，再次喚起四人的夢想，因為他知道在自已完全失憶後，便沒有人再叫醒他們...

洛哥把自己的尚餘的時間，揮霍在他們四人身上，毫無怨言，只求不停付出，不停的把他們的心叫醒。

洛哥真的為了夢想，不顧一切...

「乜你咁後生會有老人痴呆症架咩?」年少的阿婷仍然不解。

「老人痴呆症名黎架乍，只係年紀大既人大啲機會中，我就係咁唔好彩後生中左囉。」洛哥苦笑道。

「點解你唔早啲同我地講呀柒頭?」阿強大哮。

「我唔想你地因為知我有事而為我做啲乜野，我只係希望你地，行每一步每一個決定，都以最原始既自己出發。」

「你真係好傻呀。」阿婷忍不住邊哭邊說。

「都唔係吖，可能我好快會乜都唔記得，但唔重要，重要既係，我曾經做過啲乜野，我寧願唔記得自己做过啲乜，都唔想自己記住自己冇做過啲乜，呢個係分別。」

「咁...而家...我地有乜可以為你而做?」Johnny問。

「繼續行你地既路，做你地一直要做既野，堅持落去，當係將我既精神繼續下去...堅...持...堅...持...堅...持，一定要堅持。」

往後，他們四人都各自為自己的夢想進發...

阿強終於把自己的經營理念實現出來，開了一間名為Take Two的茶餐廳，慢慢地令不同的釋囚改過自身，雖然當中亦有少部份的人再次誤入歧途，但整體而這些Take Two的員工都脫胎換骨地變成另一個人。強姦犯、黑社會大佬、癮君子，慢慢地變成Take Two的優秀員工，再變成股東。

股東再次想出不同的生意點子，除了Take Two茶餐廳外、Take Two Cafe、Take Two War Game場，不同的Take Two店鋪開始在香港這個白鴿眼之地遍地開花。

由最初被別人白眼，到慢慢市民聽到Take Two的名字再沒有抗拒，甚至在後期Take Two代表著質素與優質服務的保證。一直光顧的市民由以往的出於同情心，變成以享用服務的心態去光顧。

Johnny辭掉了那令人衰老的公務員行列，投入他應該發揮得最佳的銷售行業，當初雖然很辛苦，薪水只有萬多元，但他每天也是記掛著洛哥的教導，在每打一個Cold Call時也為自己唸上一遍「堅持」，而且他知道今日的辛苦是造就綺雲母女幸福生活的基石，慢慢地由一個不合格的Sales，變成公司的Top Sales，甚至升職做Sales Manager，

至於綺雲，當然知道Johnny的心意，而她亦沒有抗拒，直至有一天綺雲生日，Johnny把十七年的一切向綺雲說個明白，綺雲終於再次接受Johnny，並答應兩母女搬到Johnny為她預備的新居。然而Johnny並沒有馬上搬進，發乎情，止乎禮，Johnny說過要等到和綺雲註冊後才住進這小天地。二人正在為這個目標努力。

雄仔嗎?他所創立的逃出密室遊戲，大受香港青少年歡迎，而且分店越開越多，當初的理念亦得到宣揚。每一個離開密室的顧客，都和身邊的朋友多一份聯繫，多了話題，亦多了和朋友之間溝通的時間。

而他又彷彿有著一種說不出的幸運，生意好時便把租入的工廈買入自用，沒有了交租的壓力，他又價錢上再調低，令更多年青人可以玩這個遊戲。慢慢地，他發現社會少了低頭族，多了一些親切的電話溝通，人們見面時亦沒有低下頭來玩手機，只有專注地和同桌的朋友交流。

阿偉，帶著阿婷到台北，同時帶著一千隻印制好的CD，用五日四夜的時間走訪二十多家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希望可以把歌曲發佈。然而娛樂圈這大染缸又豈是二人隨便進入?這個圈子靠的是人脈關係，任你才華如何了得，沒有關係休想進入這個圈子。

阿偉看似大概是四人之中唯一失敗的一個，但他沒有後悔，他在最後一日，在街上和阿婷把一千隻CD於街頭派發，心想這也算是一種發佈形式吧。後來阿偉覺得，音樂是一種藝術品，藝術品應該免費讓大眾欣賞，讓更多人受激勵受感染，因此並沒有後悔把CD送出。

而在飛回港的一個半小時，阿偉不停想著追夢的種種，雖然目標失敗了，但追夢這個目的，他達到了，而且一切無悔。

「如果比你揀多次你會唔會咁做呀?」阿婷問。

「會!就算失敗多一百次我都會咁做。重點唔係成功與否，而係有冇做過。」

而我們的主角·阿洛·不經不覺已經差不多忘記所有記憶·唯獨四位兄弟對他不離不棄·因此雖然已忘記一切·但生活尚算安穩。

「估唔到你乜都唔記得晒打波仲咁勁喎。」阿強有日帶洛哥到屯門友愛村的籃球場。

「我都唔知點解·好似自然反應咁·係呢·我以前打波係咪好勁架?」洛哥問。

「勁...你係我地心目中既英雄。」阿強笑說。

「喂乜你地咁快到左·我同綺雲啱啱拍完拖趕過黎。」Johnny在遠處叫道。

「Sorry遲左少少·班機Delay呀!」阿偉剛從台灣回來·也拖著行李跑來。

「唔使咁心急啦·對家都未到。」這時雄仔也來了。

三年後·五兄弟再次聚首·再次向另一個夢想進發。

「我地今日鬥波咩?」洛哥問。

「係呀!」

對方也到場了...一場五對五的全場比賽·正式開始。

彷彿回到二十年前...

五人再次發揮不要命的打法·把對方的所有攻勢盡可能擋開·你攻我守·我攻你守·你不讓我半份·我不讓你一點。

洛哥回到那熟悉的場境·彷彿像反射動作一樣·雖然失憶·但血脈中流著的指揮若定的姿態·全攻型的氣燄·以及無需交談便能知道對方所想的默契·一點也沒有被失憶所帶走。

「雄仔·比我。」

「Johnny·上籃。」

「阿強·擋住佢喺三分區。」

「偉·快攻!」

此起彼落的喘氣聲·把十人帶回青春期的青蔥歲月...

最後一球...熱血五子仍然落後一分。

「隊長!射!」阿偉把最後射球機會交給洛哥。

「很熟悉...很熟悉...這種期待和複雜的感覺很熟悉，是在何時遇過？」洛哥心想，然後用零點一秒重組思緒，把球射出。

「啱！」籃球應聲入籃，熱血五子反敗為勝！

比賽過後，對方的一員走過來說。

「估唔到你地事隔廿年，都念念不忘，今日終於比你地贏到我地，雖然你地球技唔係最叻既一隊，但你地既熱血同鬥志，幫你地闖過一關又一關，我地屯官老鬼今次輸得心服口服，恭喜你地！」

「屯官！二十年前既冠軍！」洛哥終於記得這熟悉的場境所為何事，原來面前的，就是二十年前跟熱血五子對賽的屯官校隊！

終於...可以把他們擊倒了...終於...連最後的夢想也實現了...

「黎緊我地有乜打算？」阿強問熱血五子。

「我下個月同綺雲結婚，想努力為佢組織一個小家庭。」

「台灣之行完左，我想免費教有經濟困難既小朋友結他，等佢地可以接觸到音樂呢個免費娛樂。」

「我要將逃出密室帶到國內，等呢個世界少啲低頭族，多啲關心身邊既人。」

「我就依然想發大Take Two盤生意，另外我會將同一個概念應用，去幫一班殘障人士，你呢，洛哥。」阿強問。

「我想繼續同大家一齊熱血...可以嗎？」

<全文完>